



# “挂彩”的生命更出彩

■焦凡洪



国防纪事

老兵的生活因有战斗的经历而斑斓多姿。辽宁省军区沈阳第九离职干部休养所94岁的老战士宋英,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曾3次负伤,每一次都是死里逃生。他说:“那时部队干部战士将负伤叫‘挂彩’或‘挂花’,把为革命流血牺牲看作是件最光荣的事。每次负伤受煎熬的是皮肉,但淬炼的是心灵,磨练的是筋骨,由此使战火中的生命更精彩。”

—

宋英1928年12月生,1945年2月参加八路军,在冀东军区十四分区三(河)通(州)香(河)支队当战士。

这年麦收刚完,支队首长得到情报,日本鬼子一个车队要从三河县城往通州送给养,途经一个村子。支队决定在这个村庄打一场伏击战,缴获敌人的粮食物资。

这天一大早,支队300多名指战员埋伏在该村道路两旁的房子、院子里,在墙壁上掏出枪眼(射孔)。15时许,30多个日本鬼子、120多名伪军带着40多辆马车进入伏击圈。支队首长一声令下,官兵猛然开火,把敌人的车队截成几段。宋英和另一名战士各背4颗手榴弹,潜伏在村头一个大坑南侧阻击敌人。走在车队最前面的日本鬼子凭借精良武器,一边还击一边逃跑。宋英发现一个鬼子的枪口正冲他们瞄准,立刻卧倒,突然觉得头上像挨了一棍,血顺着脸颊流了下来……他身后的战士说:“你‘挂彩’了!”卫生员赶紧跑过来给他包扎:“小宋,你命大,如果子弹再向下一点就完了。”

这一仗打得日本鬼子狼狈逃窜,俘虏100多名伪军,缴获大批物资,官兵们兴高采烈。支队返回营地时,排长对宋英说:“部队回去正好路过你们村,你回

家看看,明天归队。”

宋英眼睛一热,不禁摸了一下头上的绷带,此时情感的纽带也在扯着他的心:他是瞒着家人当八路军的,父亲已经去世,母亲体弱多病,家中还有年迈的爷爷和瘫痪在床的奶奶……他多想回家看看亲人啊。可他又考虑,如果回家,亲人们看到他负伤的样子肯定心疼,可能会阻拦他归队。想到这里,他果断地对排长说:“我不回去!”

部队从宋英家门前走过时,他深情地望了一眼晃晃的土墙、土屋,扭过头加快了脚步……

宋英当时没有想到,这次的过家门而不入,使他永远失去了与爷爷、奶奶见面的机会。他再一次见到母亲,已是20多年之后。

经过野战医院的治疗,宋英的伤痊愈了,可从此头顶的疤痕处再也不生头发,秃了一眼晃晃一道头皮。于是,他以后理发时便剪个“一边倒”的发型。战友和他开玩笑:“这样你更洋气了!”宋英说:“我增加的是志气和胆气,打仗更有底气了!”

二

在解放战争中,宋英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。1949年4月,他随大军南下追歼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。秋天,部队到达湖南南部地区执行剿匪任务,这时他在46军136师408团5连任指导员。

一天下午,连队打了一场胜仗。夕阳下,宋英带着通信员和卫生员登上的一座山头查看打扫战场情况。忽然,他感到背后遭受剧烈撞击,不由自主地蹲在地上。通信员猛扑过来:“不好,指导员,你‘挂花’了!”卫生员给他解开上衣,发现一颗子弹从他后背射进、在肚脐眼旁飞出,是贯通伤。卫生员给他伤口里塞上药棉,用绷带把伤口裹起来。通信员要喊担架,宋英挣扎着站起来:“不用,我活动活动!”他咬牙迈两步,“我感觉没啥大事。这是敌人用冷枪冷弹吓唬我们哩,他们打不倒我们。”

眼里,“热铁烙在胸脯上,竹签子钉进每一根指尖,用凉水来灌鼻孔,用电流通过全身”的刑法是毁灭肉体、摧毁意志的法宝,但在革命战士的眼里,“老虎凳”“鸭儿浮水”“水葫芦”“飞机下蛋”是“炼成钢的熔炉,琢成玉的磨床”,人的意志能“在地狱的毒火里熬炼——像金子一般的亮!像金子一般的坚!”一句句诗,一滴滴血,豪气气吞万里。共产党人是“特殊材料”铸造的“铁砧”,面对死亡“放声大笑”,反动派手握钢枪、铁钎却心惊胆战。

“壮士头颅为党落,好汉身躯为群裂。”共产党员周文雍留在监狱墙壁上的这首《绝笔诗》,深刻剖析了自己革命的初衷。他们追求的不是个人私利,奋斗的也不是个人权益,他们是为祖国和人民牺牲奉献。对祖国和人民深厚真挚的情感,让他们为了正义的事业甘愿赴死、敢于赴死。“班生此去意何云?破碎神州日已曛”“大江一把狂浪起,斩尽妖魔济众生”“将肩挑日月,天地等尘埃”“一心革命为穷人,阿妹敢去上刀山”,无数革命者在敌人的炮火中、酷刑下,没有被吓倒、被征服,坚定地爬起来,揩干净身上的血迹、掩埋好同伴的遗体,英勇无畏、不懈战斗。

“投身元元无限中,方晓世界可大同,怒涛洗净千年迹,江山从此属万众。”革命先烈的英勇无畏,既有天性的刚烈,更是真理的催化、信仰的铸造。在旧军队中由士兵当到旅长的车耀先,一心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,曾以笃信基督教为“求真神”,但发现“宗教不过欺愚民”。认定马克思主义真理后,他即以消灭阶级剥削、谋求人类解放为志向,坚持不懈同反动言论和反动派做斗争。正因为对真理的追求,股夫烈士自嘲“我是一个叛乱的开始,我也是历史的长子,我是海燕,我是时代的尖刺”,他写给在国民党任职的哥哥的决裂诗中表白“不要荣誉,不要功建,只望向真理的王国进礼”,并笃信“真理的伟光在地平线下闪耀,死的恐怖都辟易远退,热的心火会把冰雪融消”。因为信仰的支撑,古承砾烈士高喊“我是真理的信徒,我是正义的战士”。因为真理的照耀,李兆麟烈士和战友们在水深过膝的沼泽地里,依然发出“振长缨,缚强奴,山河变,万里息烽烟”的战斗誓言。

“血性文章血写成,党人风格万年贞。”时光飞逝,任云雾修改险滩,任候鸟变换格言,先烈的精神永远是照亮征程的明灯、指引前行的路标。新的历史时期,挑战与斗争仍在,让我们吟着烈士的诗歌,继承先烈的遗志,无惧风雨、勇往直前!

营长和教导员来看望宋英。教导员说:“宋英同志,马上送你去野战医院养伤!”宋英一听急了:“我不去!我们经常给战士讲‘轻伤不下火线,重伤不哭不叫’。我是连队党代表,要带头去做!再说,连长执行其他任务了,现在连队就我一个主官,我不能离开!”营长说:“如果你实在坚持留下,那就观察一下身体再定。我们要立刻转战湘西地区,把我骑的那匹马给你使用!”

宋英不肯:“你指挥全营行军战斗,没有马不行。土匪是走邪道的,放出的子弹都拐弯,它虽然在我肚子里转了一圈,但没伤着要害部位,我能走路。”说得营长和教导员都笑了。

宋英让卫生员把腰间的绷带打紧,带领连队转战行军,每天走30多公里。半个月后,他的伤口奇迹般愈合。

部队到达湘西地区继续剿匪。湘西地形多样,土匪隐藏多且活动分散,剿匪作战面临的形势艰苦复杂。宋英召集连队干部骨干开会说:“子弹穿膛过,智慧心中留。我们与土匪斗争须破除轻敌心理,既要对付明枪,又要防备暗箭。一方面要发挥军事优势,坚决消灭顽固不化的土匪;另一方面要运用政治攻势,对土匪分化瓦解、各个击破!”

通过侦察,宋英了解到,每个土匪窝子的土匪,离各自的家都不远,与家人保持着密切联系。于是,宋英带领全连指战员在集中兵力打击团伙土匪的同时,又以班为单位分散行动,深入细致做好土匪家人的思想工作,让他们劝说在外当土匪的亲人弃暗投明,争取得到宽大处理。这种做法非常有效,一些土匪武装主动向解放军缴械投降。

有一个外号叫“黑大个”的土匪头子,手下有50多个喽啰,是当地主要匪患之一。宋英动员其家人去做“黑大个”的劝降工作。“黑大个”有意放下武器,但又对能否得到宽大处理有疑虑,提出一个条件:要与宋英一一对一会面,单独谈一次,双方都不带武器,不带随从。

连队一些干部战士听后非常气愤,纷纷找宋英说:“指导员,这小子太嚣

张,我们直接消灭他们得了!”“指导员,你如果要去,多带几个战士,以防万一!”

宋英说:“国民党反动派的正规军队都被我们打败了,还怕一小撮土匪吗?‘黑大个’是想看解放军有没有胆量、讲不讲诚信。这是一次震慑和瓦解敌匪的好机会,我就单独会会他!同时,我们也要做好打准备的准备。”

一天上午,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、地点,宋英一身戎装,单刀赴会。“黑大个”一见宋英,立刻跪下:“大军的话我信了、服了,一切听从大军发落。”根据宋英提出的要求,当天下午,“黑大个”带着50多个土匪向解放军投降。

在一次剿匪战斗总结大会上,师长表扬宋英有勇有谋。宋英说:“咱不能身上白戳个洞洞,打仗也长心眼哩!”

三

打仗的军人总是能打破人的生理极限,在战斗中创造奇迹。

1953年初,驰骋在抗美援朝战场的宋英随部队挺进到三八线北侧,参加对敌阵地争夺战。此时他任志愿军46军136师408团炮兵室副主任。

敌人的飞机大炮昼夜对我阵地狂轰滥炸。在宋英所在团坚守的纵深8公里的区域,已看不到树木和草丛,一片焦土废墟。指战员从团部向前沿阵地修筑了一道宽1米、深近2米的交通壕,不长时间就被敌人炸弹掀起的泥土几乎填平。就是在这种艰险环境下,全团不断将阵地向前推移。

敌占领的一个据点离408团最前沿的坑道只有100米。这是一个狭长高地,东西长约200米,宽20多米,并非竖立着4个碉堡,由美军重兵把守。

上级命令夺取这个高地。408团在第一天组织一个炮兵连对敌碉堡进行攻击,但效果不佳。第二天增加到一个营,在距敌碉堡8000米的位置上实施攻击,打了上百发炮弹,也未奏效。宋英向团长建议改变战法,由他到前沿侦察一次,拿出新的作战方案。

## 不落的星辰

■杨海斌

了无字的碑。烈士的家人在远方心口常念,喊出的名字再也得不到回应。青春的生命与亲人短暂相守,与共和国的山川永世相拥。

马迹塘战役在共和国漫长壮烈的烽火岁月里,仅仅是历史一处不起眼的注脚。文献资料关于马迹塘战役牺牲烈士的全部记载,也只有小串文字——“崔强、仇万顺等300多名解放军官兵在战斗中英勇牺牲”。

烈士安葬在马迹塘伍家仓、黄栗洪各个山头,健在的战役亲历者、见证者越来越少,英雄的事迹逐渐消逝在口耳相传的民间记忆中。那些奋不顾身勇毅前行的背影,正越走越远。千百年后,当青苔爬上墓碑,碑文被光阴磨平,还会不会有人记得安息他乡的300多位英烈和这场激烈悲壮的战役?和平年代,牺牲的烈士不参与收获,我们能做的就是对抗遗忘。”这是刘炳贤在退休后寻访搜集战役故事、自掏腰包建起

当天22时,宋英和步炮连连长向前沿阵地潜去。就在他们即将到达目的地时,敌人一排炮弹打来,把他俩掩埋在泥土中。宋英感到脚上一阵疼痛。他从土里爬出一看,皮鞋被炸开几个口子,左脚拇指被弹片切掉一块。他拿出急救包进行包扎,然后一瘸一拐地与连长向前奔去……

侦察后回到团部,宋英向团长汇报:“这个高地三面环山,目标隐蔽,4个碉堡都是用石头、钢筋、水泥浇筑的,非常坚固。我们用105榴弹炮远距离打击,很难彻底除掉它。我建议:我带一个班携一门92式步兵炮潜入阵地前沿,采取直射的战法,把碉堡干掉!”

团长听后兴奋地说:“好!你这是给小炮装上刺刀,直插敌人心脏。不过你负伤了,我换个同志去指挥!”

宋英请求说:“还是我去!我是炮兵室副主任,对火炮熟悉。敌人打了我一下,反倒打通我的作战思路,我有信心、有能力完成任务!”

第二天午夜,宋英带一个步炮班12名战士出发了。这是敌人炮火封锁最薄弱的时段。战士们把一门92式步兵炮拆解开,分别由4人扛着,其他人背着炮弹箱,跋涉了近3个小时。在清晨5时前,他们进入守卫最前沿连队的一个坑道,在坑道口架设好火炮。

宋英指着前方100米处的4个碉堡,对炮手交代:“这个距离,炮弹出膛后弹道几乎是直线,要瞄准碉堡上的枪眼,直射!”

宋英大喊一声:“打!”“轰隆、轰隆、轰隆、轰隆!”4发炮弹分别向4个碉堡飞去,发发命中,碉堡顷刻被掀翻。步兵连官兵立刻发起冲锋,一举占领这个高地。

宋英指挥的精准炮火打击,将碉堡内的40多个美军歼灭。有两名美军因当时出去撒尿保住性命,最后成了我军俘虏。

战后,团长称赞宋英使小炮发挥了大威力,为攻占敌人阵地立了头功。一些战友逗宋英说:“你知道你为啥打得漂亮?因为你头顶闪着亮光哩……”

马迹塘战史陈列馆的初衷。

忘记历史,一个民族走向的不是自由而是迷途,得到的不是清醒而是迷惘。每次翻阅我军血与火铸就的辉煌战史,都会被革命先烈英勇无畏的胜战雄心所折服。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,他们挺起不屈抗争的脊梁,毫不吝嗇地挥洒自己的鲜血。明知不敌也要勇于亮剑,战至最后一人也要让战旗矗立不倒,打完最后一颗子弹也要死守阵地、决不后退半步……他们身上凝聚着中华民族最坚韧的品质,在壮阔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。

一位英雄是一颗不落的星辰,永远闪烁在浩瀚宇宙,时刻悬挂在人们头顶,昭示革命军人的崇高追求。有人说,人们以智慧、创造力和勇气对战争进行反思,才是战争的真正遗产。铭记历史,缅怀英雄,我们更知肩上的重任——对英雄精神最好的传承,就是书写新的荣光。

## 血性诗篇血写成

——读《革命烈士诗抄》

■郝东红

有人说,诗是生命的律动,是真情的流露。翻开《革命烈士诗抄》,深深被烈士用生命华章、血性胆气凝结成的诗句所触动震撼。

“共产党人意志坚,赴汤蹈火我当先,严刑拷打何足畏,‘铁砧’美名万古传。”1936年前后,党员陈松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,关在江西莲花九都坊监狱。陈松山与战友们在狱中坚贞不屈,敌人在给上司的报告中说:“共产党员忠诚‘铁砧’,用尽重刑亦无济于事。”陈松山听此,写就此诗。不只陈松山们似“铁砧”,党员杨道生也在成都的狱中留下“我自举杯仰天笑,宁甘斧钺不降曹”的豪迈之声;王若飞同志在绥远留下“死里逃生唯斗争,铁窗难锁钢铁心”的铿锵之音;许晓轩烈士在《吊许建业烈士》一诗中,用“十次苦刑犹骂贼,从容就义气如虹”描绘许建业同志被捕后多次遭受酷刑,始终坚贞不屈,临难时慷慨激昂、高呼口号,沿途群众深受感染、无比崇敬的场景。

“可以使皮肉烧焦,可以使筋骨折断;铁的棍子,木的杠子,撬不开紧咬着的嘴唇——那是千百个战士的安全松呵!”蔡梦慰烈士在从渣滓洞被押赴松林坡刑场途中,抛留在芳草丛中一本《黑牢诗篇》,详细描述了敌人的酷刑与战士闪光意志的较量与比拼。在敌人



星火燎原 (油画)

陈鹏作

## 隔辈亲

■孙昊翔

大学毕业直招入伍后,我就有一个梦想,照张全家福,洗出大照片,送给爷爷当礼物,让老人家在晚年有个美好回忆。这个梦想实现起来有点难。爷爷子孙众多,五世同堂,全家上下百余口人,遍布天南海北,很难同时聚齐。作为爷爷最小的孙子,每年他过生日时,我都尽量赶回去,用照相机拍摄爷爷和家人的合影。

在爷爷生命的最后一年,我有幸为他拍下许多清晰的单人照。这位大半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人,终于在风烛残年之时,有了自己专属的好照片。也许是爷爷预感到什么,在我最后一次给他拍照时,面对镜头,爷爷眼里涌出了浑浊的泪花。

2012年春天,爷爷走了。在家祭仪式上,一句“老实巴交的农民”的悼词,概括出爷爷的一生。爷爷出生于一个贫困家庭,婚后与奶奶含辛茹苦把9个子女养育成人,其中有两个儿子参军,两个儿子在城市安家立业。20世纪80年代初期,爷爷奶奶搬到城市安度晚年。

爷爷奶奶没有收入,但他们自食其力,绝不拖累子女。在住所附近,他们开垦出菜地,养起了鸡。奶奶还卖雪糕,每天要走很远的路进货。

上小学以后,父亲经常在周末领我去爷爷奶奶家。每次看到我,他们都像过年一样高兴,和面剁馅儿紧忙活,做我最爱吃的芹菜猪肉馅蒸饺。在有限的共处时间里,他们总是鼓励我好好学习。每次期末考试后,我最愿意上爷爷奶奶家报喜。因为考了好成绩,奶奶都会给我奖励。她宁可自己生活过得紧巴一点,也要鼓励我们这代人好好念书。她常说:“等你考上大学,还有更大的奖励。”

1994年,在我小学毕业前夕,奶奶因病去世。此后6年,我几乎每次考试都是班里前十名。2000年,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吉林大学,实现了奶奶生前的愿望。大伯父听到消息后,亲手交给我一个大信封,里面除了钱,还有大伯父写的一封信。原来,这些钱是奶奶生前跟大伯父交代好的,在我考上大学之后,由大伯父给我“颁奖”。放下信,我泪如雨下。那一年,爷爷走路已经离不开拐杖,他还不忘叮嘱我,念过的书别扔,没事就翻着看看。

在大学里,我超额完成奶奶交给我的任务,不仅年年获得奖学金,还被保送读研究生,毕业后光荣参军入伍。

入伍以后,我见到爷爷的机会更少了。爷爷从不能出屋到卧床不起,再到不能进食,每次看到他下胃管、打点滴、吸氧气的情景,我都心酸不已。

一位与爷爷奶奶做过邻居的老人,曾对我夸过二老:“你爷爷奶奶心眼儿可好啦,每次从农村背来苞米,都送给我一大堆,吃都吃不了。”爷爷奶奶低调做人、善良做事的传统,深深印在每一个子孙心中。全家上下一百多口人,一直团结和谐。2007年,我着手制作了家族花名册,收集整理人员信息。2012年,我建立了网上家族群,大家利用现代化的通信手段越走越近。2020年,我剪辑制作了9集记录爷爷奶奶生活片断和子孙回忆老人的专题片,成为我们这个大家庭内部教育的“特供片”。

家有一老,如有一宝。有爷爷奶奶在,大家就有奔头,济济一堂共享天伦之乐;有爷爷奶奶在,父辈们会觉得自己永远年轻;有爷爷奶奶在,我们这些孙子孙女才有尽孝的机会,给老人家挠挠后背捏捏腿,想来真是无比幸福。

父亲经常慨叹,为什么歌唱爷爷奶奶的歌曲这么少。今年清明前夕,我终于找到一首写爷爷的歌,不知不觉间,泪水随旋律一起流淌:“你牵我走弯弯的小巷,风吹过落叶的地方,你说,孩子勇敢地去闯,去看世界的模样。我又踏上弯弯的小巷,今天陪我的是月光。我终于懂时间的重量,你却不在我身旁……”